

第一章 病了都要進宮

西朝，乾定九年——

太和殿上，百官列位，恭迎天子臨朝。

西朝建國百年，當今聖上谷若揚是歷來君王中最受百姓推崇的明君聖主。

谷若揚龍袍煥赫，高坐玉階之上的龍座中，用著精明睿智的雙目俯瞰眾臣。

「皇上有旨，有事奏來，無事退朝！」太監高聲唱喏。

這聲音一落，今日的百官像說好似的，馬上集體往前一步，然後整齊跪下了。

「臣等有奏，晉王之亂已過九載，皇上也已登基九載，但皇后之位始終空懸，早些年尚可說皇上力圖維新國政，無暇立后，可如今國泰民安、四海昇平，臣等以為中宮不宜再開置，西朝需要一位國母，且盼望國母能為西朝誕下皇嗣！」左相莫千里領頭出聲道。

「沒錯，西朝長年無后，有日無月，陰陽有缺，再加上後宮始終無出，已引起四方諸多揣測，有損天子威儀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君不可一日無后，西朝迫切需要一位賢良淑德的皇后，請皇上盡速立后！」右相季汐山接著道。

之後，百官拜跟著叩首大喊道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君不可一日無后，請皇上立后！」

一時敦請立后的聲音響徹整個大殿。

皇上已年屆三十而立之年，仍無后、無子，群臣心急如焚，估摸著若不群起逼迫，西朝怕是永遠沒有皇后。只是，群臣雖膽敢捋虎鬚，卻都不免心驚肉跳。

谷若揚容貌俊朗明逸，眸光朝群臣掠過，唇角雖噙著笑，但眼底卻是冷若冰霜。

「皇后之位已空懸多年，西朝仍是國泰民安，哪裡來的日月缺失？！眾卿這是無病呻吟、無的放矢。」他聲音不高，但擲地有聲，讓群臣一陣膽寒。

「皇……皇上，臣等明白您不喜旁人干涉立后之事，但您若有了皇后便能為您分擔後宮之事，臣等也能放心，百姓更同感欣喜，如此乃皆大歡喜之事，就不知您為何遲遲不肯立后，這到底是在等什麼？」莫千里冒著觸怒龍顏的風險，硬著頭皮再問。

他這句「這到底在等什麼？」倒真問出了眾人的心聲。

皇上久不立后，那位置不許人碰，更不容人覬覦，像是刻意為誰留著……

聽了這話，與眾人一同跪著的某位王爺，神色突然有些緊張，一滴冷汗不由自主的滑落溜進了衣領內，尤其，當皇帝不經意的朝他瞥來，這一眼深深淺淺、喜怒難明，他立即頭皮發麻，牙一咬，膝行出了百官行列。

「皇上，臣建議，不如由您的後宮中挑選出人來立為皇后，如此最為恰當。」

說話的這位王爺即是慶王谷明華，皇帝共有兩位親叔父，一位是他，另一位則是八年前作亂已遭誅的晉王。

谷明華掌管宮中織造之事，實際上算是個閒散王爺，沒有參與議政的權力，但皇帝平日待他極為敬重禮遇，因此在殿堂之上仍為他留了個位置。

而谷明華之所以會如此建議，是因為平息晉王之亂後，皇上初登大寶時，為穩定各方勢力，廣納朝臣之女進後宮，因此目前後宮嬪妃大多是重臣之後，各個大有背景，隨便挑一個都足以母儀天下。

只不過，他不開口還好，這一開口，皇帝的臉色就驟變了。

谷明華見他變臉，那汗滴得更凶，但退無可退，心一橫再道：「國事臣不好干涉，但若是皇上的家事，臣身為您的親叔父，倒有資格說上話，您是該盡快擇女立后了，且依臣之見，那左相與右相的兩位女兒目前已列妃位，又都有賢淑之譽，與皇上的感情也深厚，理應從中一一」

「皇叔，你既說是家事，那就私下談吧，這乃朝堂，談的就該是國事！」谷若揚打斷他的話，聲音冷冽了許多。

那季汐山與莫千里聽見慶王提起自己的女兒，正歡喜之際，那知皇帝一棒打下來毫不客氣，這是沒讓兩位妃子再晉位的意思，登時涼了半截心。

坦白說，左右兩位國相率百官進言，逼皇帝立后，也是各自為女兒謀高位，怎知這便探出他們的女兒根本無望。

「若說國事，那立后更是國之大事一一」莫千里不甘心地再張口，但看到皇帝一記厲眼掃來，便硬生生堵住了嘴，讓他有話也發不出聲來。

谷若揚倏然由龍座上起身，「朕再說一次，立后之事不急，朕早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，但在此之前，誰再提，朕先打他五十大板，若沒死還有氣力說話，朕准他上奏！」話落，他拂袖而去，留下一票錯愕的朝臣面面相覷。

「皇上……息怒！」宮中總管大太監尤一東隨谷若揚出了殿堂，見主子神色仍是極為不豫，抹著汗道。

「如何息怒？！旁人勸進就算了，皇叔居然也敢開口，還要朕從後宮中挑人立后，他要的就是朕澈底死心，朕都等了那丫頭六年，這時要朕放棄絕無可能！」他咬牙切齒的說，俊容上滿是怒氣。

尤一東低著頭，不敢多吱聲，主子心上的那人正是慶王義女雲絳紫。

此女十四歲那年意外救了出宮遇刺的主子，主子對活潑率真的她從此傾心，只因當時她尚未及笄，不能立刻迎娶入宮，未料隔年笄禮過後，她上峨嵋山遊歷時突生重病，離京休養一年方才回來，之後竟變了心性，對主子避之如蛇蠍，死活不肯與主子親近。

而主子這幾年仍不顧各方壓力，不立后等的就是她。想主子乃天子至尊，奉上的又是皇后之位，這該是天下女子夢寐以求的，怎知她就是不希罕，拒主子於千里之外不說，之前還追在織造大家唐元寧身後跑，還說要嫁這人，可那唐元寧早有婚約，不可能接受她。主子這幾年實在給慶王府的這位郡主氣得不輕，偏今日慶王在朝上還敢提議讓別人做皇后，這不是明著幫女兒再拒絕主子一次嗎？難怪主子震怒。

「朕不是讓你帶話過去，讓那丫頭今日過來，怎這時候還不見人？」谷若揚忽問。

「這……奴才再去催。」

「不必了，催也沒有用，朕倒要瞧瞧，她敢拖到什麼時候才來見朕！」他磨牙的說。

「是……」尤一東膽顫心驚，對這位不上道的郡主著實不知該說什麼好，從來沒人敢讓皇上等，她可說是天下第一人！

「回承乾殿去。」

這說不催，還是趕著回承乾殿去，尤一東哪能不明白，主子是怕萬一郡主來了，見不到他的人又走了，這是刻意回去等她的。

「皇上！」

谷若揚步出太和殿一段路後，聽見這聲音立刻停下腳步。

「母后怎麼來了？」他轉身後輕蹙了眉，見母后身後跟著大批朝臣，顯然這群人在他拒絕立后後，火速去將母后請來了。

群臣未達目的不甘心，這是讓母后也出面相逼。

太后年近五十，保養得宜，依舊風華絕代，整個人瞧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許多。

「哀家聽說你再次駁了群臣的好意，不肯立后？」太后見了他也不多說廢話，直接切入重點。

谷若揚神色陰沉，瞧了眼她身後那一干臣子，群臣心慌沒敢迎上他的目光，然而心想：皇上雖說誰再敢提立后就賞誰五十大板，但此刻提的可不是他們，是太后，瞧他這下還能如何？

谷若揚眯了眼，怎不知眾人的心思，他們這是拿太后出來抵擋他的怒氣。

「皇上都老大不小了，不僅沒有皇后，連膝下也無子，哀家本也想讓你慢慢挑，挑個可心如意的，但這一挑也挑得太久了，哀家不想再空等下去，你這就給哀家一個交代吧！」太后語氣硬了。

「母后，朕——」

「別給哀家砌詞推搪，這會兒你就給哀家一句立不立后即可。」太后這回決心逼到底了。

「朕……暫且不立。」面對態度強勢的太后他仍是不為所動。

「你！」太后頓時氣白了臉，在群臣面前拉不下臉來，這兒子居然連她的面子也不給？！可她再氣，也不能拿皇帝怎麼樣，只得深吸一口氣，改口道：「既然你看不上眼前的人，那就讓後宮進些新人，即刻舉辦選秀，讓各地送來秀女待選，若有滿意的就立為皇后，若沒有留下幾個尚可的，也當為後宮添人，人多才好早日為你誕下皇嗣。」

眾臣眉峰一跳，若是讓秀女入宮，豈不是找人與自己女兒競爭？這又不大願意了，特別是左右兩位國相，這臉色是掩不住的沉凝。

而太后之所以會退而求其次，不要求馬上立后，改以選秀女，是因為她不求兒子能從中挑到人做皇后，目的只要兒子多臨幸那些嬪妃，盡快誕下皇子，讓西朝後繼有人。

谷若揚見母后已退讓，眾人面前也不好再給母后難看，便道：「朕明白母后的意思，會慎重考慮的。」

「考……考慮，只是考慮？」這答案她是不滿意的。

「母后，這是兒子的孝心，還盼母后別逼得太急才好。」他淡聲說。

這話一出，太后唇一抿，勉強壓抑下不滿與怒意。她聽出兒子的警告，若自己再逼下去，他可連這點推託的面子也不給了，為了保存自己的顏面，只得點頭，「那好吧，哀家就給你時間考慮，希望……你不要讓哀家失望了。」

說完，悻悻然領著一干宮女離去了。

群臣瞧太后同樣鐵羽而歸，不免失望，但這時誰也不敢再多說什麼，紛紛低著腦袋趕緊告退，若不然讓皇上抓了大尾，剛好留下來挨板子。

承乾殿內，一名女子正坐在其中，此女芳齡二十，修眉端鼻，顏若朝華，清麗脫俗，只是此刻她目不斜視，戰戰兢兢的，看起來十足坐立難安。

谷若揚無聲凝視著阿紫，眉頭正一寸寸地收攏著。「妳可來了。」

他雖未說讓她幾時進宮，可拖到宮門即將關閉前才來，打什麼主意他能不清楚嗎？這是不想待太久，屁股一沾座就想以宮門要關了為由離開。

「臣女……本來早上就要來的，可想起皇上要早朝，便又等晚些……到了中午，想皇上要午膳，不好打擾，便又等下午，到了下午，想您日理萬機，必得小憩一會兒的，所以拖到這時……」她一副擔驚受怕的模樣。

昨日是元寧哥哥抬陸明雪為正妻的日子，她跑去鬧場，吵著要做唐元寧的小妾，怎知他居然也隱身在唐府，自己說的那些渾話，全讓他一字不漏地聽見了，他這是氣得讓她進宮認錯來著，她百般不願意來見他，但又不能抗旨，這才拖拖拉拉地來了。

「可都有理由，且理由充分啊！」谷若揚坐在御案後，雙手相碰，嘴角帶著冷笑，眼中星火紛繁。

她乾笑著，依舊不敢正視他，眼神始終在其他地方飄忽，所以根本沒看見他眼瞳深處正在算計著她什麼。

「妳對朕何處不滿意，不如說來聽聽。」他忽然道。

她不安的挪了挪臀。「臣女……不敢不滿皇上什麼……」

「妳敢欺君？！」

「臣女哪裡欺君？」她一驚，身子一跳，跪下了。

見她慄慄危懼的樣子，他又冷笑，想她十四歲初見他時，對他親暱異常，仗著他的寵愛，經常敢對他使小性子，可這會兒卻是怕他怕得像見鬼了。

「起來吧，朕沒讓妳跪。」他沒好氣的說。

阿紫眸光流轉，不知該起不該起？起就得對「欺君」一事做出回應，不起腿又痠……但最後還是起了，因為腿太痠了。

「皇上，臣女不是欺君，是覺得……不該打擾您……」

「打擾？妳不知朕就盼妳打擾嗎？」他將話說得又直又白又熾熱，那情意赤裸得讓人不能閃躲。

她一窒，對上他的雙目，驚覺他銳利的眼神彷彿能挖出她深藏的祕密，不禁馬上又低垂下頭，畏首畏尾的道：「臣女……臣女惶恐……」她心思飛快地轉，想著到底要怎麼應付才能不得罪他，又能擺脫他？

她急得汗都流下來了。

「皇上，慶王爺求見。」尤一東進殿來稟報。

「父王來了？」救星到！阿紫大喜，立刻站了起來。

「朕沒召見皇叔，皇叔怎麼來了？」他冷淡的問，這是不見的意思。

「父王來定是有要事要與皇上商量，您怎好不見？」她心急滴汗的說。

「朕早朝時才見過皇叔，他手邊沒什麼要事的。」他涼聲回她。

她抹汗，誰都知道父王雖管織造，但其實是個涼差，說有什麼急事也著實說不通，可這會兒父王若不能進來，怎救她出去？她心急如焚。

「尤一東，先讓皇叔回去，若真有事，明早——」

「皇上，臣是來請安的，臣請安來了！」殿外居然傳來谷明華大聲喧譁的聲音。谷若揚臉色微變。「去瞧瞧皇叔怎麼了？」他吩咐尤一東。

尤一東速去速回，回來後稟報道：「回皇上，王爺喝醉了！」

「父王喝醉了？那可糟了，皇上請容臣女出去瞧瞧，若真醉得厲害，失態在宮中鬧了起來，豈不衝撞皇上了！」阿紫忙說。

谷若揚沉了臉，「一起去瞧吧！」

他起身往外走去，阿紫當然也趕緊跟上。

一到外頭，果然看見谷明華滿面通紅，讓人攙扶著還站不穩，見到谷若揚馬上要上前行禮，但一個踉蹌，反而跌坐在地上。

「皇上，臣該死……連……連站都站不好……」說著，頭垂下，似醉倒了。

阿紫連忙上去扶他，「父王，您怎麼了？」

「我還要喝……嗝！」谷明華打了個酒嗝，腦袋垂到胸膛上。

阿紫聞到酒氣沖天，忙對臉色難看的谷若揚告罪道：「皇上，父王喝醉了，不如臣女先帶他回去歇息，明日再請父王進宮向您請罪。」

谷若揚望著癱在地上醉醺醺的人，薄薄的唇譏諷地勾起，好一對父女！這作戲功力逼真到都能去當戲子了！

「嗯，回去吧。」他皮笑肉不笑，仍是同意放人。

阿紫露出喜色，趕忙扶著谷明華出宮。

父女倆一走，尤一東立即上前道：「皇上，這分明是演的，您還……」

谷若揚垂下眼瞼，緩緩地笑，「罷了，這丫頭朕有辦法治，你去回覆母后，就說朕同意選秀了。」

尤一東極為訝然，「您同意了？！」

「沒錯，朕同意選秀了。」他本還猶豫著，這會兒讓這丫頭激出一股決心。

尤一東點點頭，瞧主子的神色，暗自心驚，看來這位郡主不會好過了。

而另一頭，父女倆剛走出皇宮，阿紫就連打了三個噴嚏，全身起了雞皮疙瘩，但她不以為意，扶著谷明華上了王府的馬車後，感激涕零的說：「謝謝父王搭救！」

此刻的谷明華眼神清明，哪還有醉意？「小意思、小意思，父王來得可是時候？」他問。

「嗯嗯，您出現的時機正是關鍵，救了女兒一命。」她豎起大拇指稱讚。

他軒軒甚得。「那就好！」

「不過，您為了阿紫得罪皇上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」她一臉的歉疚，父王知曉自己怕那男人，得知她進宮，擔憂她這才冒險裝醉進宮瞎鬧一場帶她走，但那男人如此精明，定是了然於胸的，對父王難免動怒。

他不以為意的揮揮手，「父王這是酒後失態，哪與妳有關。」若被怪罪，他一肩挑，絕不牽連女兒。

她心頭一熱，「父王待阿紫太好了！」

「父王就妳一個女兒，不待妳好，要待誰好？」他一臉的寵溺。

這阿紫並非自己所親生的，是逝去妻子親戚的女兒，雲家在前朝、阿紫三歲時，滿族被抄斬，無子無女的他念妻子在世時十分喜愛阿紫，在雲家出事後出面力保下她，請先皇准許他收阿紫當義女。先皇見阿紫年幼不經事，便饒她不死，又念他膝下無子承歡，這才同意將阿紫給他，並封阿紫為郡主，但畢竟為罪臣之後，並未賜她谷姓。

阿紫抱著谷明華有些激動，鼻子都酸了。「父王，阿紫不嫁算了，一輩子陪伴您也好。」她說的是真心話，這世上的男人唯有父王值得她付出，她願意一輩子孝順他做為回報。

「妳啊！說什麼不嫁，之前怎還纏著人家唐元寧？」他笑問。

她笑得尷尬，那元寧哥哥不過是她用來擋谷若揚的擋箭牌，自己哪裡是真想做人小妾。「父王，您曉得女兒苦衷的，這會兒何苦消遣阿紫了。」

他聞言嘆氣，可不是，女兒苦衷他是最清楚的，而這份苦他們父女倆也只能往自個兒肚裡吞，是一絲一毫也不能顯露出來的……

慈鳳宮裡，太后盯著尤一東送來皇帝親自定下的選秀條件，一抹冷笑由嘴角逸出。尤一東低著頭，只等太后認可這份東西，他這才好領命去辦接下來的事。

「凡西朝在京的貴族之女，十六至二十歲者皆得入宮參選，哀家記得過去選秀並不只拘在京的貴族之女，且這年紀也不能超過十八，你那主子這回倒是改規矩了。」太后冷冷的說。

尤一東面色不動，只是陪笑道：「皇上說，讓各州各縣送人進宮，太過勞師動眾，就由在京的貴女進宮待選即可，而太后娘娘向來也不喜小題大作，這麼辦是最為恰當的。」

「哼，說得好聽，最為恰當？旁人不知，哀家還能不解嗎？！你那主子誰也不要，目標就只有一個人，這條件是為她訂的，這宮門是為她開的！」她動氣的說。她這還想兒子竟真的願意選秀了，正高興之際，看了這選秀條件才知為什麼，這謀來為去就只為了一個雲絳紫！

尤一東一驚，腰身伏得更低。「太后娘娘息怒，皇上的心思……您明知又何必動怒……」雲絳紫乃慶王義女，貴為郡主，年屆二十，居於京城，依此條件聖旨一下，勢必入宮待選。

「住口！哀家就是知道才生氣，哀家的兒子是一國之君，又是品貌非凡，要一個女人，竟還要看她的臉色，且這一看六年，這丫頭若對他有心，早就聽命入宮了，這還推推託託，打死不應，這樣的女子皇上還要她做什麼？」

「這……皇上對慶王府的郡主是真心真意……」

「真心的只有哀家的兒子，那丫頭不知好歹，哪還有半點真情？你那主子費盡心思要將她弄進宮來，這不甘願的女人就算進宮對他又怎會盡心伺候？且屆時他眼裡只有她，又怎會看上其他秀女？回去告訴你主子，哀家不同意讓阿紫進宮！」其實她對阿紫這丫頭本來也是很喜愛的，但見這丫頭幾年下來根本無心入宮來侍奉自己兒子，因而對她厭上心頭，極為排斥。

「這個……啟稟太后娘娘，皇上還交代奴才轉達您，若您同意……皇上保證對進宮的秀女一視同仁，不會特意偏寵誰，之後也必會有秀女留下，不會全數遣返，太后娘娘為後宮添人的心願不會落空。」尤一東趕緊說。主子早知道太后會有此反應，事先讓他備著這些話，說出來讓太后安心。

太后聽了果然變了態度，「他真能做到一視同仁，並且真會將秀女留下？」

「皇上確實如是交代。」

「那好，若他做得到，不讓哀家空歡喜一場，那哀家就同意讓阿紫那丫頭也進宮待選。」

太后那方搞定了，這頭的慶王府接到入宮待選的聖旨卻是雞飛狗跳。

阿紫臉白得像冬雪，那谷明華亦是急得跳腳。

瞧這聖旨今日才收到，居然就要她明日便入宮，這未免也太突然，一般來說，奉旨入宮的秀女十五日前會得到通知，讓秀女能有時間與家人道別，還可利用時間補強宮規禮儀，可這回竟是讓人措手不及，更像急著將人逮進宮似的。

谷明華朝那送聖旨過來的公公抗議此事，誰知那公公竟明白的說，聖旨是十五日前便開始送至各秀女府上的，而慶王府的這份不巧是最後送達，因此才會顯得倉卒些，要請他們見諒了。

阿紫聽了傻眼，這哪是不巧，分明是故意將聖旨拖到最後一刻送達，不讓她有時間收拾包袱逃跑。

送走大內公公後，阿紫氣憤之餘，哭喪著臉問：「父王，女兒這是讓皇上算計去了，這該怎麼辦？」

谷明華鐵青著臉，「就只剩裝病一途了。」

「就這麼辦！這一病多晦氣，宮裡這麼多貴人，萬一過了病氣給任何一個都是大事，就算阿紫想進宮也會被趕出來的。好，我明日就裝病不進宮待選了！」阿紫捏著拳，絕不讓谷若揚算計成功！

「父王會幫妳的，明日妳就儘管病得下不了床，剩下的交給父王打發。」
父女倆連夜商量出應對之策，以為萬無一失，卻沒料再周全的辦法到了隔日也都不管用了。

「原來郡主病了，這可怎麼得了啊？」谷若揚怕她不肯乖乖進宮，竟派自己的心腹尤一東親自來接人，尤一東一聽阿紫染病，十分憂心。

「可不是，這近來入秋，氣候乍冷乍熱，阿紫的身子本就不算強健，難免生病，只是不巧，竟在入宮待選前受寒，臣實在愧對皇上，大罪一樁、大罪一樁啊！」
谷明華搖頭，裝模作樣的說。

「王爺也無須自責，這郡主真要病了，皇上心疼都來不及，也不會怪罪的，不過，這也是巧得很，皇上見這天氣多變，擔心王爺年紀大了容易受寒，臨出宮門前才讓奴才帶了御醫過來，說是順道為王爺檢視一下身子，盡一份身為子姪的孝心，所幸王爺這會兒身子康朗，那這御醫正好給郡主瞧瞧。金大人，你在這兒愣著做什麼，還不快進去給郡主治病。」尤一東有備而來，連御醫都給帶來了。

在谷明華阻止不及之下，尤一東已經領著御醫闖進阿紫的院子裡去了。

金御醫進屋後，先喊了一聲，「郡主，失禮了。」

躺在床上裝病的阿紫一愣，就見這御醫不由分說地抓起自己的手把脈。

這一把脈，還真讓金御醫皺起了眉頭。

「如何，郡主可有大礙？」尤一東急問御醫。

「這個嘛……郡主身子是寒了點。」

「寒？」尤一東心頭一跳，他奉命今日無論如何一定要帶郡主入宮，若她真染病，這就麻煩了。

阿紫暗笑，開玩笑，這既然要裝病就要裝得像，昨日她與父王商議定後，為免露出破綻，她泡了大半夜的涼水，這沒病也泡出病來了。

嘿，這苦肉計她是下了重本的，但若傷點身能換得不進宮，這買賣划算得很。

「郡主確實是受寒了。」金御醫據實以告。

尤一東臉一沉，「那病情嚴重嗎？」

「病氣入體，最好是臥病休養個幾日為妥。」

阿紫趕緊應景地咳了幾聲，臉色殷紅殷紅的，瞧起來病得不輕。

「看樣子阿紫今日是不方便進宮了，萬一將病氣過給皇上，那可就罪該萬死了。」
谷明華馬上說。

尤一東冷笑，皇上交代的事他從來不辱命的。「王爺放心，皇上身子強健，哪可能輕易染上病氣，金大人不妨先給郡主開個藥方吧！」他朝金御醫暗地裡使了個眼色。

金御醫在來以前就被囑咐過了，到了王府一切聽命行事，立即開出了藥方，這裡頭竟需要千年人蔘一支，讓谷明華與阿紫都目瞪口呆了。

千年人蔘乃宮中才有的珍寶，價值連城不說，更是十分稀有、千金難得，她不過是染了風寒，吃了這玩意不會補過頭，反而折壽嗎？

「這千年人蔘只有宮裡有，想必皇上不會吝嗇拿出來給郡主治病的，事不宜遲，救命要緊，來人，快將郡主抬上馬車，進宮取蔘！」尤一東毫不耽擱，立刻要人抬阿紫走，這就是病了也得進宮去醫。

「慢、慢著……我這病沒那麼嚴重，王府有雪蔘，湊合著用就成。」她慌忙說。「郡主貴重之軀，哪能湊合，您若有閃失，皇上定不饒奴才，重病要有重藥醫，一切有皇上，郡主不用憂心。大家還等什麼，還不將郡主抬走？！」尤一東橫了心的道。

「千……千年人蔘王府裡像是也有一支，阿紫不用進宮。」谷明華回神後也來攔人。

「王爺與皇上客氣什麼，王府怎可能會有這樣的東西，就算有，等級也必定贏不過宮裡的，王爺若是疼愛女兒，就別耽誤救人的時間了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王爺有話對皇上說去吧，這會兒先別妨礙奴才辦事了。」尤一東格開谷明華，將阿紫強抬入宮。

這下，阿紫真恨不得病死算了，起碼一了百了。

第二章 被打臉

虧谷若揚真捨得，這千年人蔘當真大方的讓她吃下肚，而她也慘得補到流鼻血，補過頭後風寒是好了，但身子卻是更虛空了。

「雲姊姊今日的精神可好多了？」一名清麗奪目的女子走進阿紫的屋裡，關心的問。

這人叫秦芬兒，也是秀女之一。

這回符合待選資格的秀女共十七名，目前全住進儲秀宮裡等待遴選，因此次的秀女個個都有點來頭，便配有獨立的屋子住，不像過去通常二至三人才配得一屋。秦芬兒就住在她隔壁的屋子，不過畢竟是入宮待選的身分，即便往日在府裡僕婢如雲，到了宮裡沒有位分也只能凡事自己來，沒人可伺候。

她進宮時染病，秦芬兒熱心，主動過來照顧她，這點讓她頗為感激。

「我好多了，今日可下床了。」她其實還虛著，鼻血偶爾滴落，但總不好一直賴在床上讓秦芬兒照料。

「那太好了，咱們進宮這是第三天了，可雲姊姊一直病著，並未參加秀女的宮儀集訓，今日淑妃與德妃兩位娘娘要親自檢視大夥兒的儀態姿容，妳的身子好轉，恰好趕得及拜見兩位娘娘。」秦芬兒高興的說。

淑妃與德妃是目前後宮中位分最高的兩人，這次奉太后之命主持大選，幫皇上挑人，所以這兩位是絕不能得罪的，今日誰若敢缺席，就是不將兩人放在眼底，之後也不用選了。

這兩位娘娘的背景阿紫是知道的，淑妃莫香凝的爹是左相莫千里，德妃季霏媽的爹則是右相季汐山，這兩人家世過人，連帶使得她們在宮中的地位也高人一等。秀女將來若想在宮中一切順意，這兩人自然是不能得罪的，不過對於壓根不想進宮的阿紫來說，她何必費心去討好誰。

「我雖能下床，但這骨頭還痠麻著，今日恐怕無緣與兩位娘娘見面了，不如妳去替我請個假，若有人問起，就說我身子依舊不便，日後再向兩位娘娘請罪問安。」她尋了藉口不去。

這病也有病的好處，不用出去跟人囉唆，而且她巴不得兩位娘娘對她印象差，直接將她的名字剔除出去，如此皆大歡喜。

秦芬兒訝然，她居然敢不去？「雲姊姊，咱們既然進了宮，這前程就要自己爭取，眼下咱們還只是個秀女，怎好不給兩位娘娘面子，妳這還是去一趟的好。走吧！」她也是好心，擔心阿紫開罪兩妃，以後日子會不好過，還是強拉著她出去。

阿紫拗不過秦芬兒，被拖來了，淑德兩妃檢視秀女的地方就在儲秀宮前的廣場，她們到的時候，所有秀女早都到了，就連兩妃也已高坐椅子上，眾人的眼睛全盯著她們看，心想她們著實大膽，這種場合也敢遲到！

秦芬兒自是不好意思，心下惴惴，但阿紫則就是一副無所謂的模樣了。

莫香凝與季霏嫻一身珠翠羅衣，皆是容顏嬌艷無雙的美人，兩人瞧向遲到的阿紫與秦芬兒，表情各有不同。

莫香凝雖不悅，但還忍著沒說什麼，可這季霏嫻的不快就清楚的寫在臉上了，本想教訓人的，但還沒開口已有人先起身斥道——

「才只是待選的秀女而已，就敢讓淑妃與德妃娘娘等，妳們這兩個丫頭分明不知輕重，這將來有幸入了宮門還不會目中無人嗎？」

這說話的人是年紀三十的成嬪成秋雨。

今日檢視秀女儀容的除了淑德兩妃外還有她，成秋雨位分雖不高，卻是第一個伺候谷若揚的人，在谷若揚十五歲時，先皇指她給谷若揚侍寢，谷若揚登基後，她也入了後宮，但谷若揚成年後幾乎不曾與她親近過，因不受寵，所以位分始終抬不上去，遠遠不如比她晚進宮的莫香凝與季霏嫻。

不過儘管她地位不高，畢竟是老人，對宮中的事務比任何人都熟悉，所以太后讓她也來協辦。

她位輕無寵，平日只能靠討好兩妃過活，這會見阿紫與秦芬兒開罪兩妃，瞧是機會，馬上要修理她們給兩妃看。

秦芬兒很緊張，馬上就道：「咱們不是故意的，是……路上遇點事耽擱了，還請兩位娘娘原諒。」

「大膽！遲到了還有理由，這宮中規矩還不清楚嗎？任何事也比不上見娘娘們重要。妳叫什麼名字，將名字報上來，讓娘娘們知道，記著之後得特別調教。」

「我……姓秦，名芬兒。」秦芬兒白著臉的報出自己的名字。

「秦芬兒？我想起來了，妳爹不就是秦將軍嗎？不過，說將軍是好聽，實際上只是個掛著將軍職銜卻是手上無兵的閒人，妳能參加采選，這資格是勉勉強強才過的，如此居然還不知感恩，敢無視於兩位娘娘？」

成秋雨這話說得既傷人又汗辱人，秦芬兒聽得臉色死白。她父親秦孝越受先皇提攜成為將軍，但因為能力普通，晉王之亂時又未建下什麼功勞，之後並不受當今

皇帝重用，所以手上無兵，這點常私下受人恥笑，不料成秋雨今日當眾說出，讓人極為難堪。

阿紫哪裡見得成秋雨這般欺人，立刻道：「是我慢吞吞才害得秦芬兒遲到的，要責怪就責怪我，不關秦芬兒的事。」

成秋雨這才注意到阿紫，見阿紫目光不遜，不禁瞪了眼，雖說這次的秀女都是世家出身，但貴女遇到宮裡的嬪妃怎麼都矮上一截的，這丫頭敢與她明著噲聲，立即令她火大了。「妳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，既然說是妳的錯，那就報上姓名來，叫什麼、誰家的女兒？」

「我是慶王府上的雲絳紫。」她報上名號。

「慶王府上的郡主，這就敢囂張了——等等，妳……妳是雲絳紫？！」成秋雨本來還張牙舞爪的，忽然間大驚失色。

「沒錯，我就是雲絳紫。」

「原來妳就是……咳……罷了，下回準時些，別再遲到了。」成秋雨臉色有些青白，咳了兩聲後，再張口語氣軟和多了，匆匆說了兩句話收尾就當教訓過了。眾人瞧她之前那張揚的樣子，以為阿紫要倒大楣了，誰知竟是雷聲大雨點小，草草了事。

季霏媽見成秋雨沒逞威替她出氣，不高興的站起身，讓自己的宮女巧珠虛扶著，貴傲的走過來。

「慶王的義女，難怪敢目中無人，可慶王見了本宮尚且問安，妳這位王府郡主倒是沒學到什麼規矩。」她對阿紫說。

「娘娘說得是，阿紫是沒規矩，以後會改。」阿紫沒什麼悔意的道，對這位淑妃也沒怎麼放在心上。

季霏媽何時讓人這麼漠視過了，馬上變了臉，「改以前得先責罰，否則妳記不住今日之過。來人，打臉二十。」她打算用刑給所有人看，以儆效尤，免得其他秀女有樣學樣，也敢對她不敬。

然而這成秋雨聽了卻是神色一緊，馬上附耳過去，對季霏媽低聲說：「娘娘，您有所不知……」

阿紫不知成秋雨對季霏媽說了什麼，讓季霏媽看她的眼神突然如針刺過，犀利得很。

「娘娘，算了，您身分高貴，別與她計較了，咱們還是開始來評選秀女吧。」成秋雨朝季霏媽咬完耳朵，便打起圓場來。

可那季霏媽並沒有因此緩了臉色，神情還多了一股妒恨。「成嬪這話什麼意思，難不成是說本宮度量小，好計較？」她反而責怪起成秋雨。

成秋雨一臉為難，心知她聽了自己的話後，反而較起勁了，正要再說什麼，莫香凝已經走了過來。

「好了，我雖不知成嬪對德妃妹妹說了什麼，惹德妃妹妹更生氣，但成嬪說得也沒錯，今日咱們是為了檢視秀女容姿而來，辦正事要緊，就別為秀女遲到這等小事動氣了，這兩丫頭今日暫且放過，若還有疏失再一併責罰。」

季霏嫗與莫香凝地位看似相等，但莫香凝早她幾天入宮，隱然為妃首，莫香凝都說話了，她還怎好再為難阿紫她們，於是皮笑肉不笑的點了頭，「既然淑妃姊姊說項，那我也就賣姊姊面子，這兩丫頭先不罰了。」

秦芬兒聞言立即替阿紫鬆了口氣，這二十個巴掌打下來，這臉不腫破才怪，秀女最重要的便是臉面，這臉都腫了要怎麼見人？

成秋雨也悄悄吞了口水，她方才告訴季霏嫗，眼前的雲絳紫是皇上私下喜愛的人，自己進宮的時間比任何人都久，這旁的功夫沒有，靠的就是耳聰目明，儘管皇上沒有對外公開說出自己中意雲絳紫，但這些年不立后絕對與這人有關係，她提醒季霏嫗能不得罪這人就別得罪，否則恐怕觸怒皇上，而自己也是在聽見雲絳紫的身分後才不再為難她的。

這事告一段落後，淑德兩妃開始評選秀女們的儀容，秀女一個個上前讓莫香凝與季霏嫗細細審視，這瞧了十多人，發現還沒一個是真正出色的，兩人原本還帶著幾分擔憂而來，怕這裡頭有誰美過她們，可能搶了皇上對她們的寵愛，眼下似乎是可以放心了……接著輪到秦芬兒上前。

秦芬兒是漂亮的，容姿娉婷，季霏嫗明顯有妒意，但若真比起來，秦芬兒還是輸給自己那份風姿綽約。

季霏嫗高傲的睨她一眼後，故意無視的別開臉，莫香凝則是端著身段，雖有所忌，也沒多說什麼，兩人隨後將目光打量剛上前的阿紫身上。

季霏嫗方才只顧著責怪阿紫不受教，倒沒仔細留意阿紫的容貌，此刻細瞧，見阿紫肌質晶瑩、芙蓉如面，姿色竟是不遜於她與莫香凝，甚至比她們兩人還多了份靈秀之氣，不禁想起成秋雨方才告訴她的事，瞧眼前這張臉孔，或許皇上真對她有幾分情意。季霏嫗妒意更濃，又見阿紫竟是一身簡單素色的常服，不像其他人慎重其事而來，不由得再次心生怒氣，這是自信自己美貌不需裝扮，還是根本不將她與莫香凝當回事，隨隨便便就敢拜見？！

「雲絳紫，妳這身衣服是怎麼回事？」季霏嫗質問。

連莫香凝也皺了眉，「今日難道沒人告訴妳，咱們要檢視秀女的儀容，妳這樣是不是太玩忽了？」

阿紫低頭瞧瞧自己的衣著，倒是無話可說。她不想來，是讓秦芬兒給拖來的，既是如此，她又怎麼可能會打扮自己，不過，失禮就失禮，能搞砸選秀最好，只要自己不出色，就不會被選中留下，因此她們越不滿她越好。

「雲絳紫，妳這般輕視此事，分明是瞧不起本宮與淑妃姊姊，該當何罪？」季霏嫗索性借題發威。

阿紫面不改色，但秦芬兒馬上焦急的替她解釋，「雲姊姊是因為這幾天染了風寒，今日身子才稍見好，來不及打理自己就趕過來拜見娘娘們，不是不重視此事。」

「風寒？！好大的膽子，既是病了也敢進宮待選？」秦芬兒本想替阿紫開脫的一番話，季霏嫗聽了卻是更怒。

阿紫眼珠子一溜，「就是，萬一我這病氣過給了兩位娘娘就不好了，兩位娘娘還是趕快將我送出宮去吧！」她興奮的請求，一心渴望被攆出宮。

「放肆！這宮裡是妳說來就來，說走便走的地方嗎？慶王教出的好女兒，這般朽棘不彫，這回不給妳個教訓是不行了。」

季霏嫫沒忘了之前的氣，這餘怒未消，尋了理由又想給阿紫好看。「來人，將這丫頭拿下，連著先前的二十巴掌，本宮再加二十，一共四十，給本宮打！」

左右的宮女與內侍立即聽令將阿紫抓住了，秦芬兒心驚，成秋雨更是緊張。

「德妃娘娘，您三思……」成秋雨忍不住再提醒一次。

季霏嫫目光凌厲的朝成秋雨一瞪，斥道：「本宮要處置一個秀女何須顧慮什麼，要妳在這多嘴多舌，滾一邊去！」

她這是非動阿紫不可，就不信動了阿紫皇上會對她如何，皇上若真喜歡眼前這丫頭，先前為何沒有一點風聲傳出？若真有意思，一道聖旨就能讓這丫頭入宮伺候，又何必等到今日？由此可見成秋雨的話不可盡信。

成秋雨見她動怒，也不敢再說什麼了，反正勸也勸了，該說的都說了，若之後真有什麼倒楣事也與她無關。

阿紫被兩名宮女壓著，一名太監負責動刑，此時遠處站了位穿著金線銀白龍袍的人，他靜靜瞧著前方的動靜。

「皇上，需要奴才前去救下郡主嗎？」尤一東有些心急的問。

谷若揚擺手，「不必，你忘了，朕答應母后不偏袒她的，再說了，她也並非會吞忍的主，就再瞧一會吧。」

尤一東見主子冷靜的態度，這才一想，郡主出身王府，慶王可是寵著很，雖不刁蠻，可也絕不會讓人欺了去，難怪主子不急。

「誰敢打我？」阿紫在太監打她前大喝。

那太監還真讓她的氣勢給驚得不敢打下去了。

「誰說我是自己想來的，我這是讓人押著來的，這會兒想走是不想害人，何錯之有？」阿紫揚聲問。

「妳說讓人押來的，是誰押妳來的？」季霏嫫訝然問。

「押我來的人是尤公公。」

「尤公公？！」季霏嫫一驚，這尤一東可是皇上的心腹大太監，連自己都要看他幾分面色的人，居然是他親自去押這女子進宮的，這話若是真的，那成秋雨的話不就不假？皇上真喜歡她？！

「妳莫要胡說，尤公公成日跟在皇上身邊，怎會去管秀女入宮的事，這要再亂說一通，別說德妃不饒，本宮也不饒妳！」莫香凝板著臉嚴肅的斥她。

莫香凝不信阿紫的話，這丫頭瞧來聰明，但怎敢說這個謊，那尤一東是什麼人，堂堂一個總管大太監，會去管一個秀女的小事嗎？

這丫頭要尋話解套可以，起碼也得找個像樣點的說詞，說出這話來表示這是個笨丫頭，而笨的人在這宮中活不久。

阿紫冷笑，「淑妃娘娘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這便是事實。」

「瞧來德妃說得沒錯，妳這丫頭真的欠打。」

「我雖是秀女，可也是郡主，秀女選不上，出了宮後還是皇族，在場的宮女太監誰敢打我，汗辱皇族是重罪。」阿紫有恃無恐的說。

這話一落，一干宮女太監全青白了臉龐，哪還敢對她動手。

尤一東瞧著前方的狀況，不禁笑了出來，「皇上說得對極，咱們這位郡主伶牙俐齒的，哪裡吃得了虧。」

谷若揚也笑了，自己看上的哪裡會是個軟柿子，潑辣得連他都吃不消。他瞧著前方的阿紫，寵溺地笑著。

然而，他這笑容維持沒多久，臉就驀然沉下了。

「好，宮女太監不敢打，就由本宮來打，本宮親自動手，其他人還有話說嗎？」季霏嫫不像莫香凝性子沉穩能忍，這讓人一激，就要上前自己動手硬是要阿紫好看。

阿紫終於變了臉色，若由季霏嫫來打，她只能受著，就是父王在這裡也不好說什麼的，想來這回自己是在劫難逃了。

忽然一陣風吹來，她彷彿聞到了一股極淡的龍涎香味道，立即向四周尋去，在眾人背對著的廊上瞧見了谷若揚。

她與他四目相對，她心頭一緊，心知只要自己一呼，他定會來相救的……

而他望著她，自己雖答應過母后，不偏寵她，但只要她肯主動向他求救，就算得罪母后他還是會保她的，只是，她肯開這個口嗎？

肯當著眾人的面向他求援嗎？

最重要的是，她肯讓人知曉他谷若揚鍾情的就是她嗎？

她若肯這麼做，那便是願意到他羽翼下了，他期待著，張開包容保護的雙翅等著她……

她看出他眼神裡的鼓勵，心裡莫名的有些痛，對不起……她不能要求他的庇護，他的羽翼再寬、再溫暖，她也不能貪戀。

下一瞬間，季霏嫫那巴掌打到她臉上了，這臉頰頓時火辣辣的疼，感覺鼻孔裡一股熱流流出，鼻血流下染得她嘴上衣襟都是血，模樣頗為嚇人。

谷若揚神情丕變，尤一東見了心驚，心知肚明主子這會怒的不只是打人的德妃，還有那不肯向他服軟的郡主。

眼見季霏嫫又朝阿紫打去第二掌，谷若揚神色再變，這若真被打足四十個巴掌，那牙都掉了。他又急又怒的道：「尤一東，去找雁萍過來！」

尤一東會意，主子礙於對太后的承諾，不方便自己出面，而長公主谷雁萍是皇上的親妹妹，她若去救人，德妃定是要賣這個面子的，他忙去找長公主過來救人了。

阿紫眼珠子瞪瞪，「您……您怎麼來了？」

半夜裡，她因為臉頰脹痛睡得並不穩，半夢半醒間忽然發覺自己床前有人，驚醒過來後竟見到谷若揚，這一下嚇得不輕。

谷若揚見有幾絲碎髮散落在她臉上，伸手替她撥開去，手一觸碰到她腫脹的臉頰，她馬上齜牙吸氣，痛縮了起來。見到她痛苦的表情，他手稍微一頓之後，還是堅定的伸手過去整理她的髮絲。

她的身子極度僵硬，一動也不敢動，他無視於她的緊張，慢條斯理的整理完她的髮，又替她拽好被子，才在她的床邊坐下。

「皇……皇上深更半夜過來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她心突突的跳，不安的問。

他瞧她的目光沉靜而銳利，反觀她的眼神卻是躲躲閃閃，壓根不敢朝他看去。他看著無措的她，心中當真有說不出的滋味，儘管自己對她志在必得，也早已坦露心跡，但她始終逃避，這教他胸膛隱隱生出痛感。

「今日為何不向朕求助？」他語氣冰冷的問。雁萍趕來時，她已被打了十下，所幸季霏嫫畢竟是嬌生慣養之人，力氣不大，但十個巴掌打下來，她的臉也打腫了，再加上她風寒才癒，體質虛弱，這幾下已然令她頭暈目眩，鼻血直流，當時的景況嚇壞不少人，雁萍也嚇直了眼，不管季霏嫫與莫香凝說了什麼，忙將她帶走醫治。

而他則是忍到半夜才來探她，見她這副慘狀，那心痛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，只是季霏嫫打她固然令他生氣，但眼前的這丫頭卻更讓他想掐死她。

她就這麼不願意來到他身旁，就這麼討厭他？

「這……」她不敢直視他了。

「阿紫！」他要個答案。

「臣女以為自己能受得住這四十個巴掌……」

「妳受得住，朕受不住！」他勃然大怒。

她咬著唇，用力絞起十指，這動作瞧得他一顆心彷彿也隨著她的手指被用力擰起。他一肚子火氣，再也忍不住，傾身覆住她的唇，她一驚，手抵著他掙扎，可他的舌果斷且強勢地追逐著她的，半點不令她喘息的與他澈底糾纏。

這是一個懲罰的吻，虐著她的唇，折磨著她的舌，過了良久才離開她，可她這唇舌被人太過熱烈地侵佔，讓她一時沒法恢復神智，整個人傻愣愣的。

瞧她這呆傻的樣子，感受自己唇舌裡還留有她嘴裡甜軟柔滑的氣息，他終於不再惱怒的低笑出聲，「阿紫，記得妳笄禮前還對朕說過，將來要做朕的皇后，霸道的不許朕將這位置給任何人，朕一諾千金答應妳了，可妳……為何反悔了？」他盯著她，指腹輕輕摩挲著她被自己吻得腫脹艷紅的唇問。

她恍惚地憶起過去與他定情的事，那時自己愛向他撒嬌，對他予取予求，大膽的連后位也敢提，他毫不猶豫的答應她，還說等她滿十五行過笄禮，立即迎她進宮，做他獨一無二的皇后。

當時她心中漲滿喜悅，一心只想與他天長地久，兩人從此比肩而立，與他一起笑看天下，成為古今最為恩愛的帝后。

可哪裡會知道，人生會有意外……

「對不起……臣女愛上了別人。」她言不由衷的說。

他臉一寒。「別騙朕，更別說妳愛的是唐元寧，他已有心上人陸明雪了，人家夫妻恩愛，根本沒有一絲讓妳插得進去的縫隙，這些年妳不過是拿他當幌子，要逼朕對妳死心，可妳若真要朕死心，就別用那種眼神看朕。」

「皇上是否誤會臣女了，臣女看您的眼神只有敬畏，沒有一一」

「哼，妳恐怕連自己都沒察覺吧，好幾次妳都用那渴望的眼神望著朕，一個女人如果不愛一個男人，不會用那樣的眼神看人，朕吻妳時妳也不會迷醉忘情。妳待朕分明有情，為何一趟峨嵋山下來，便像變了一個人，對朕敬而遠之，罔顧朕多年來的等待？朕要知道真正的原因。」他忍無可忍的逼問。

這個女人是這世上唯一可以掌握他喜樂的人，他不容她再逃避了。

「臣女……臣女……無話可說。」她望著他黝深似烈酒的眸，心底一陣陣地抽緊，差點衝口而出地說出一切，但最終，她仍選擇沉默。

他期望她能說出理由來，見她又閉上了嘴，心不由得一點一滴的陰寒下去，無比的失望。「妳這幾年就真的沒再想過做朕的皇后？」他啞聲問。

「沒……沒有，臣女心中對皇上再沒有任何一點的情意存在。」她鼓起勇氣的告訴他。

他聞言霍然站起身來，那目中有深深的受傷，想他谷若揚貴為一國至尊，放了感情在一個女子身上多年，竟得到這樣的回答？！

「朕……明白了。」他心情在極度湧動後，驀然又平靜下來，這嗓音更是冰涼如水，不帶起伏了。

「對……不起。」她忍不住說出這三個字。

「不必說對不起，這是朕自找的。」他睥睨她後頭也不回的離去了。

看著他遠去的背影，阿紫只覺得眼睛酸澀，內心更是抽痛不已。

她甚至有股衝動想將人叫回來，告訴他一切事情，請他別走，請他繼續愛她，但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她永遠不可能做這樣的事，她……不可以去挽回他……

在那夜之後，谷若揚沒再出現在她面前了，而阿紫被打後，季霏媽與莫香凝得知她與谷雁萍交好，谷雁萍怎麼說也是谷若揚的親妹妹，又是太后唯一愛女，季霏媽與莫香凝哪好不給谷雁萍面子，兩人不再找阿紫的麻煩，阿紫趁機佯稱養傷，這又混了幾日不出去，直到今日才又讓熱心的秦芬兒給拉出去參加秀女們在宮裡的集訓。

今日是請宮裡的樂師教導她們樂理，皇帝的女人得琴棋書畫樣樣兼備才行，因此秀女們懂樂器是基本的，而她這算是第一次參加集訓，但可惜的是，她「不小心」打翻茶水弄濕了琴譜，又「失手」彈壞了兩把好琴，讓那負責教導的樂師當場綠了臉的拂袖而去，她在無師教導下，只好無師自通自得其樂了一下午，可奏出的聲音宛如魔音穿腦，吵得其他秀女快崩潰，就是秦芬兒也受不了，後悔拉她出來，私下拜託她早點回房休息算了，不用再參加集訓了。

照理說，她這般問題多多的人物，在層層的遴選過程中早就該被刷掉回府了，可每次淘汰的名單裡永遠不會有她，她仍「屹立不搖」的穩穩被留下，她心知谷若揚就算對她死心了，也不會想讓她好過的，這是想繼續整她。

她苦嘆，算了，再忍忍吧，明日便是秀女典，谷若揚會在大典上欽點秀女賜封，預料自己激怒他後不會被留下，到時候她就解脫了。

在外頭胡搞瞎鬧其實也是挺累人的，她打算回去好好休息一會兒，剛推開自己屋子的門，卻意外見到了谷明華，不禁驚喜萬分。

「父王，您怎麼來了，莫非是有辦法帶我出去了？」她快步迎上前去，滿懷期待的問。

谷明華卻是表情沉凝，「阿紫，父王這趟不是來帶妳回去的，是……是他出事了！」阿紫一怔後神情大變，父王口中的「他」，她自然知道是誰。「他出什麼事了？」她抓住谷明華的袖子急問。

「他……他病了。」

她容顏刷白，曉得他定是病得嚴重，否則父王不會明知她人困在宮裡走不開，仍是專程來告訴她這件事。「我立刻去看他！」她不多想，轉身就要衝出去。

谷明華拉住了她，「妳做什麼，身為秀女不能擅自出宮，妳這一走罪可不輕。」他提醒她。

她已急得淚流滿面，「我不管，他病了，我得在他身邊照顧他才行，他需要我！」

「妳也知道他需要妳，可妳若獲罪最後誰來照顧他？父王告訴妳這件事，不是讓妳魯莽行事的。」

他這話終於讓她冷靜下來。「父王說得對……我不能有事，我若出事，他又該怎麼辦……」她潸然淚下，心酸難受。

谷明華將她拉過去桌邊坐下，他不怪她衝動，那人對她有多重要，他最是清楚，只是，她也是自己的心頭肉，自己不能讓她因那人獲罪。

「我去向皇上告假出宮，得到允許再走，這就沒事了。」她抹去眼淚振作的說。

「嗯，父王也是這個意思，只是，父王擔心明日就是皇上欽點秀女賜封的日子，他不會肯這時候放妳出去。」谷明華憂心忡忡的道。

她驀然咬起唇，「其實……不只這件事……女兒幾日前又觸怒他了，當時話說得絕，怕是在秀女典前，他不會想見我……」她憂愁的垂下首來。

「啊，妳又得罪他了？妳這是自斷後路了。」谷明華搖頭重嘆。